



# 《小王子》 童心看世界



金髮綠衣的小王子，富有童心又慧黠，他隻身漫遊星際，遇上各式各樣事物，小狐狸告訴他要用心去洞察事物的本質，他又與飛行員找到生命的泉水，並在蛇的幫助下回到自己的小星球。《小王子》的故事看似簡單，實則學問處處，小朋友愛當成童話繪本來看，成年人卻在其中找到生命的智慧及難能可貴的童心。如此心靈雞湯的故事，要改編成電影，乍聽之下不可思議，但Mark Osborne化不可能為可能，繼《功夫熊貓》後，又為這個家喻戶曉的角色，賦予生命力。

文：笑笑

## 《小王子》

人皆知，將之放在銀幕前，要考慮的不是情節枝末，而是故事架構。這也是Mark Osborne當初不願執導的原因。後來他考慮了一下，認為《小王子》夠深入人心，材料非常豐富，值得嘗試，於是便用了六個月想目前的套路，讓人驚喜不已。

本來，這是作者 Antoine de Saint-Exupery 根據自身經歷寫成的故事。當前任職飛行員的 Antoine 因機件故障而在撒哈拉沙漠墜機，奇跡生還下與副駕駛員經歷數天缺水缺糧的苦況，憑着驚人的意志最終被人所救，並衍生了《小王子》的故事。當然，作者去世多年，早已無法證實故事中的事物與其經歷有多少共通之處，但世人普遍認為作者將自己比喻為小王子，他甚至在寫給心儀女子的書信中，以小王子的圖像代替自己的簽名。

這本半自傳半虛構的小說出版後風靡全球，至今被翻譯成 285 種語言，當中一些章節甚至一度被列入法國課本裡。而早逝的 Antoine 當然無福享受隨後而來的名利。

### 重塑經典

《小王子》講述飛行員六年前因飛機故障被迫降落撒哈拉沙漠遇見小王子的故事。小王子來自另一個星球，在抵達地球前去過六個星球，他遇見了國王、愛虛榮的人、酒鬼、商人、點燈人、地理學家、蛇、三枚花瓣的沙漠花、玫瑰園、扳道工、商販、狐狸等。小王子在玫瑰身上看到虛榮心，在狐狸那裡學懂愛人，在國王之處目睹自大，還從許多人身上了解到貪婪、無知、自命清高、孤獨等。而電影《小王子》也在這些前提下展開故事，編劇之一的 Bob Persichetti 便說自己不斷參考原著，透過反覆閱讀

來突破瓶頸，「當你隨手翻閱《小王子》的任何一個段落，裡頭的文字簡約又雋永，直至今日依然發人深省。在經過反覆的思量後，想要的概念就會愈來愈清晰。」最後他們便以「眼見未必為全部，以童心伴着成長」為出發點，透過一個小女孩與飛行員的交心，串起故事脈絡。

而製作團隊設計的這個小女孩其實非常寫實，母親為了讓九歲的女兒考入名校，不惜搬入校網區，每天分秒必爭地讀書。小女孩百無聊賴地坐在書桌前溫書，思緒卻被窗前一隻紙飛機打斷，偶然之下認識了住在隔壁的古怪老先生。老先生年輕時是飛機師，遇上了小王子，並跟着他遊遍世界，喚起他的童真，年紀老邁的他至今仍渴望能與小王子重逢。小女孩聽得動容，被生活、學習掩蓋的童心促使她為完成老先生的夢想，而出發尋找小王

子。電影唏噓又寫實，現實中多少孩子如同小女孩一樣，被父母牽着走，從小到大便是讀書、考試、升學，甚少有機會探索世界感受生活，開懷地過日子。《小王子》的珍貴之處大概便是時不時提醒着我們童真、初心的重要性。

今次《小王子》以3D影像呈現，除了CG技術外，導演更運用了各種手法，如以紙張手製人物原型、沙漠和雲層場景，傳遞原著字裡行間的詩意，並以淺水彩填色，突出顏色的層次，成為一幕幕定格動畫。此外，電影亦找來一眾演員聲演，其中 Jeff Bridges 聲演飛行員一角，Mackenzie Foy 則演繹小女孩，而最重要的小王子則由導演之子 Riley Osborne 擔大旗。中文版便由張敬軒、王菀之聲演，相信會有另一番感覺。

## 影評

文：湯禎兆

# 《百日紅》的浮世想像

《百日紅》是2015年日本的焦點動畫，相信沒有人對此有異議。導演原惠一從來不諱言自己是原作者杉浦日向子的忠實粉絲，所以把《百日紅》搬上銀幕也是日向子的心願，而電影背後則建基於重重的想像建構。

首先，《百日紅》的敘述者阿榮，其實是以葛飾北齋的女兒葛飾應為（下文以阿榮稱之）作原型。她是一名真實存在的女子，而且也是一名畫師，代表作有《吉原格子先之圖》，現收藏在太田紀念美術館，動畫中提及北齋死前一直由阿榮出任助手也是實情。

與此同時，動畫中北齋對阿榮畫技有不少評價，例如阿榮為萬字堂所畫的地獄圖，便因為太過栩栩如生，於是令萬字堂的夫人受當中的冤靈纏繞，至幾乎命喪之地步，最後需由北齋親自出手，徹夜不眠在畫中繪上一尊佛像，才得以安撫來自陰間的呼喚，讓一切重回正軌，襯托出阿榮與北齋畫技之高低。不過，北齋對阿榮的畫技，其實推崇備至，他也表示尤其在美人畫的範疇上，阿榮的手藝在自己之上，此所以在動畫中也出現阿榮被邀請至吉原遊廊，為當時得令的花魁作畫的片段。

不過從現實層面而言，阿榮留下來的作品不過十數幅，以畫師的認知度而言，遠難難以「知名」來形容，故此在建構人物形象及故事內容的過程中，適當的想像乃至移花接木，可說是必須的手段。如動畫不斷以善次郎（寄居於北齋工作間的青年，後來成為繪師溪齋英泉）的畫功拙劣作為調侃內容，事實上應該是以阿榮夫婦的畫功不及她的軼事傳聞為基礎，從而衍生出來的情節，當中的調適絕對可以理解。

此外，動畫雖然以阿榮為主角，實際上主線卻在北齋幼女阿猶和他的關係上。阿猶因為出生後雙目失明，而北齋的戀生情意結，令他害怕接觸病人，所以一方面他搬到工作間居住，同時讓幼女遷居至寺廟中，自己從來不去探望阿猶——動畫更安排一個誇張的情節，即阿榮攜阿猶在街上閒逛，北齋正好在同一街道上，但仍然彼此相望不相聞，最終北齋也沒有和兩個女兒打招呼。



只不過如果我們仔細觀看，就可以得知阿猶的存在其實是阿榮成長的催化劑，也是側面烘托出阿榮作為一名畫師的心態。事實上，《百日紅》有不少片段，刻畫阿榮為求提升自己的技藝，不惜作出大膽嘗試的場面，例如她被評為不懂畫春宮畫，筆下男女栩栩如生卻全無色道氣息，她為此生氣，結果一怒之下去找男妓（當時稱為「陰間」），希望可以透過釋放自己，從而去掌握男女色道。

回到與阿猶的關係上，阿榮帶阿猶去賞雪，結果後者結識了一名男孩子，彼此在雪地上玩得亦不亦樂乎，同步閃出北齋帶孩童時期的阿榮一邊賞雪一邊習畫的片段，顯然就是把「開眼」的意象貫穿之用。而阿榮之女兼父職一方面從功能層面予以確立，同時亦奠定其「代父」角色，也與真身北齋存在角力比拚的關係。

此所以當北齋為阿猶畫下一幅鍾馗圖，希望為她驅除病魔及各方異靈的騷擾，但阿猶瞬間病殞，這正好是阿榮覺醒的一刻。正如上文提及的萬字堂例子，北齋的驚天地泣鬼神畫功，過去的而且確令阿榮自愧不如，甘拜下風。但是在阿猶的例子，令阿榮明白到父親北齋也有局限，他始終是人不是神，縱使偶爾好像有能力和他界的靈體接觸溝通，但無力正乾坤仍是人生宿命上的主旋律，阿猶的下場證明人不能勝天。

所以在阿猶過身後，阿榮的獨立意識也明顯清晰起來。當然，現實中她仍守孝盡禮，侍奉父親北齋至他過身，才離開工作室展開自己的人生。但在成長路上，導演原惠一顯然將當代女子心理意識置於阿榮身上，利用江戶時代奔放自由的民俗色彩作為背景，好讓阿榮以異色女子之身份，在那個時代盡展光芒。

## 影訊

文：笑笑

# 電影資料館十五載 呈獻五部修復電影

電影資料館明年一月將推出「修復珍藏：香港電影資料館十五周年快樂！」，選映五部經典修復電影，包括《孔夫子》（1940）、《黃飛鴻傳上集之鞭風滅燭》（1949）、《黃飛鴻傳下集之火燒霸王莊》（1949）、《天上人間》（1941）及《彩色青春》（1966），與觀眾同慶十五周年誕辰。

《孔夫子》講述孔子參與魯國政治失敗後周遊列國，顛沛流離的故事。製片人金信民、演員張翼和導演費穆因走避戰難暫居香港而結緣，孕育出到上海拍攝此片的念頭。資料館根據科學鑑證和文獻資料，在八十七分鐘的修復初本上補充約九分鐘片段，盡量回復影片的本來面貌。

胡鵬導演與吳一嘯編劇開創黃飛鴻電影的潮流。黃師傅（關德興飾）在《黃飛鴻傳上集之鞭風滅燭》首度登場，他好打不平又不肯認輸，跟後期謙讓的形象大異其趣。打鬥場面盡顯洪拳真傳，而頂真格龍舟的唱段更是嶺南民樂的珍貴史料。承接上集的大戰，《黃飛鴻傳下集之火燒霸王莊》講述黃師傅與對手分出勝負後，還要與前輩花槍白頭甫（石堅飾）對決。徒弟梁寬（曹達華飾）繼續惹事招非，黃飛鴻使出無影腳，為前來踢館的人設下送客門。

而在荷蘭完成2K數碼修復的《天上人間》乃盧敦導演的寫實悲喜劇，反映戰時香港的光怪陸離，並細緻摹描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廣州和香港緊密的互動。片中的勞苦民眾因戰亂暫住同一屋簷下，漸生守望相助之情。

至於陳寶珠與蕭芳芳合演的《彩色青春》，由意大利 L'Immagine Ritrovata 電影修復工作室作數碼修復，修復變色影像及提高音質。電影以伊士曼七彩拍攝，輕歌曼舞和流行時裝盡展摩登姿彩，插曲如《勸君惜光陰》及《趁青年好行樂》更傳頌至今。影片放映後談，由吳君玉和勞啟明以粵語主講。新修復版DVD於一月下旬在資料館發售。

## 視事追擊

# 《無心法師》自殘以殘妖

終於，翡翠台和高清翡翠台將在聖誕後播放唐人製作的《無心法師》。沒有大牌明星，《無心法師》以一眾年輕演員擔綱，是齣民國捉妖記。內地電視劇一度穿越成風、古裝泛濫，在難以言說的現代，這齣民國劇一下子跑出，選擇紅了唐人旗下的演員。

《無心法師》描述不老不死的無心意外與離家出走的孤女月牙結緣，更在一次降鬼中把百年前誤入邪途、被鎮壓在井底的岳綺羅釋放出來。岳綺羅既想奪得月牙的身體，對無心亦情有獨鍾，然而二人無可避免要展開生死殊鬥。

相比起動輒四五十集的內地劇集，《無心法師》雖是網絡劇，卻只有二十集。故事中的無心不知來歷，降鬼伏妖只靠一道板斧——他自己的血。於是在劇中我們常常可以看見他如何咬破手指以血畫符，偏偏他的體質有異，一無心，二血量少，於是每次都見他苦苦擠血，危急時偏偏沒有足夠的血可用。

過往的捉鬼天師伏妖大仙，無不法寶百出，偏偏無心既喜歡對着什麼司令、大帥故弄玄虛，實質卻只有一招，雖然比不上一拳超人以一拳收拾對手，但一道板斧走天下，所憑藉的還有他不老不死的特殊體質。

偏偏世道不古，有暴發戶吃野味，連幼崽也不放過；有大帥背信棄義，拋棄戀人；有投機者趁勢壓價取利。劇中雖有不少以妖鬼為線索，然而當中心尖所指，往往是不公不義之人。既非人亦非妖的無心，反倒成為代罪羔羊，以自殘淨化妖鬼，偏偏妖與鬼屢生，一人之力，一人之血，亦無法淨化殆盡，反倒有不少無心刻意放生，讓其回歸自然。

於是自殘成為了意象，血肉成為了解構的密碼，只是世道混濁，任無心法師再神通廣大，也難拯救世人。而無心法師惟一應對之法，便是百年一回的沉睡，沉沉睡去後，醒來，再怎樣難過怎樣深刻的經歷，如何深愛如何痛恨的回憶，都一一抹去，難以承受之現實從此化為烏有，一世紀一回夢，不記得便如沒有發生。無心法師之所以無心，亦如是哉。



文：洪嘉

# 出版影談叢書 介紹翁維銓作品

為徵集及保存第一手電影資料，電影資料館將電影座談會和有關文獻結集成「影談系列」叢書，讓讀者進一步了解電影製作的過程。「影談系列」第一冊《迷走四方——翁維銓的電影與攝影》獲翁維銓慷慨捐贈豐富資料，特別收錄其首部劇情片《行規》（1979）的導演分鏡劇本、分場卡、分鏡圖等資料，並有主角白鷹和編劇之一李茜博士的訪問，展示這部香港電影新浪潮名作背後的構思。

身兼導演、攝影家、製片人的翁維銓，最初從事攝影和拍攝調查式紀錄片，後來拍攝劇情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製作多部蘊含社會、文化和歷史意義的作品。此書包含翁維銓的自我回顧，細說其創作生涯中的複雜性，並選載其攝影作品，全面展示他如何透過不同的影像媒介，去實踐、探索和批評各種社會議題的理想。新書現於電影資料館發售，定價九十五元。